

且以初心护薪火

导语

圆梦之路,从不是一场孤勇者的奔赴,而是一代代人为薪火赓续的守望与耕耘。从攻坚克难的申遗推动者,到恪守古法的制瓷匠人;从破圈创新的文化领军者,到跨越山海的“洋景漂”,再到溯源瓷史、笃学守脉的文博学者,他们让沉睡千年的瓷业遗产走出岁月尘埃、融入人间烟火。

让世界看见中国的匠心之美

国家级技能大师
口述人:占绍林



我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:手工拉坯。

我的老家在鄱阳湖畔的占家村,离景德镇30多公里。

16岁那年,我背着行囊来景德镇学艺,一晃30多年过去了,我从一个啥也不懂、满身稚气的少年,慢慢熬成了守着古法、琢磨手艺的非遗匠人。我的日子始终围着一团瓷泥、一台辘轳、一窑烟火打转。很多人问我,景德镇申遗成功,靠什么?我想说,靠的就是成千上万匠人共同的坚守和努力。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,总得有人守、有人传。

行内人都知道,手工拉坯是做瓷最关键、最磨性子的一道工序,没有半点捷径可走。当学徒那会儿,我不怕苦、不怕累,就怕手艺学不精。我天天守在辘轳跟前,一遍遍揉泥、定位、开口、拔筒、成型、修坯。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,也不知道重来多少回,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厚茧,胳膊练得酸痛麻木,硬是一点点练出了手感、稳住了心性。

以前老一辈做瓷,大多用三节分段成型法,工序繁琐,坯体拼接的缝隙明显,做出来的瓷器不够规整、质感欠佳。为了改掉这个短板,我日夜琢磨、反复试做,慢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拉坯五步法,实现了复杂器物一体成型。这一点进步,看似简单,却是我无数个日夜打磨出来的。

我坚信,手艺能传下去,靠的是实打实的坚守。机器量产确实快、效率高,但机器永远替代不了手的温度。每一件手工拉出来的坯体,纹路、弧度、气韵都是独一无二的,藏着手艺人几十年的沉淀和感悟,这是流水线产品永远复刻不出来的。

一门手艺,靠一个人守只能红火一时,靠一群人传才能源远流长。我办了间学校,开门收徒,把手艺毫无保留教给年轻人。我带出了140多个亲传弟子,帮助了数千名陶瓷行业的从业者。我建起陶瓷实践基地,不管是爱好者,还是人行新人,我都耐心讲解、手把手教学。我常跟徒弟们说,学拉坯不只是学一门养家糊口的本事,更是接过老祖宗的接力棒。

景德镇申遗成功,也给传统手工艺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。我们既要守住纯手工制作底线,保住景德镇瓷器的品质和口碑,更要主动走出窑厂、走进大众、走向世界。

往后,我依旧会守着这方窑火、这团瓷泥,踏踏实实做事、认认真真传艺,让世界始终看见中国文化遗产的匠心之美与无穷魅力。

(采访: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毛江凡)

这抹东方蓝是我追寻的梦想

“洋景漂”
口述人:迪兰



我来自土耳其的陶瓷之城伊兹尼克,今年刚从景德镇陶瓷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。我的家乡和景德镇一样,有着悠久的陶瓷烧制历史,是远近闻名的瓷艺之乡。

早在来中国之前,我就在土耳其系统学习了8年陶瓷艺术,课堂上第一次接触到景德镇青花瓷的那一刻,我就被这抹独特的东方蓝深深吸引。从那时起,奔赴景德镇、读懂青花瓷、深耕陶瓷艺术,就成了我的梦想。带着对千年瓷文化的向往,我努力学习中文,如愿来到这座千年瓷都,开启了求学、创作与生活的全新旅程。

很多人好奇我在景德镇的日常,其实我的每一天,都围绕着泥土、窑火与创作展开,简单却充实。为了做出满意的作品,我会专门去老鸦滩陶瓷艺术社区挑选原料,那里的釉料、坯体材料种类齐全,能满足我不同的创作需求。烧制瓷器时,我会跟随资深艺术家使用专属窑炉,追求极致的作品质感,静待两三天后的窑变惊喜。空闲时,我就在自己的工作室潜心绘画、雕琢纹样,在一揉一画、一烧一炼间,感受手工制瓷的独特魅力。

我的家乡伊兹尼克与景德镇是友好城市,3年里,我打磨出十余件作品,每一件都藏着两国的文化印记。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《友谊的花瓶》,融合了景德镇元青花的经典元素,结合土耳其传统陶瓷纹样,将中式胆瓶的雅致与土耳其泪瓶的意蕴融为一体,让两国的审美意趣、人文故事在一件瓷器上相互交融,美美与共。这件作品曾在江西省美术馆“丝路回望·瓷上中国——釉色里的敦煌”主题特展展出,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。前几天我被告知,《友谊的花瓶》正在甘肃美术馆展览,向更多人展现中土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。

艺术没有国界,陶瓷是很好的世界语言。我习惯在社交平台分享我的窑都生活和陶瓷作品,记录青花绘制、窑火烧制过程。很多土耳其朋友看到后都惊叹,原来景德镇的陶瓷如此灵动,原来东方瓷文化有着这般动人的魅力。大家都心向往之,想要亲身来到景德镇感受瓷韵、学习瓷艺。我始终坚信,但凡热爱陶瓷、深耕艺术的人,这一生一定要来一次景德镇。

对我来说,景德镇是第二故乡。身在瓷都,我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坚守与蝶变。她承载着千年窑火的传承、万千匠人的坚守,更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强大生命力。景德镇申遗成功,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荣光,更让更多国家读懂东方匠心、看见中国文化。

(采访:本报全媒体首席记者毛江凡)

青春的,国际的

街区董事长
景德镇陶溪川文创
口述人:剛好



7月的陶溪川,夏天的雨水正酣畅地打在那些老厂房的红砖墙上。工作台前,年轻的手艺人埋头打磨着新一批陶瓷作品;远道而来的客人悠闲地逛着,时不时停下来摸一摸心仪的作品,轻声品味。

这场景,是我最喜欢看到的——松弛中带着旧时光的味道,古老中又散发着时尚的气息。

很难想象,13年前,这里是荒草疯长,屋顶坍塌的废弃国营宇宙瓷厂。如今,它是景德镇最有活力的青春地标,也是这座千年瓷都申遗路上独一无二的活态样本。

我还记得第一次走进宇宙瓷厂时的那种感觉——扑面而来的苍凉:房顶塌了,设备锈成废铁,车间里长满了杂草。几代陶瓷工人奋斗过的热土,像是被时间遗忘了。这让建设团队下定决心:不能让这片装满城市工业记忆的地方就这么没了。

陶溪川的“重生”赶上了中华民族重塑文化自信的时代风口。在这个当口,景德镇这座古老的工业城市靠自己深厚的陶瓷底蕴,完成了一次漂亮的自我激活。这不光是陶溪川的蝶变,也是整个景德镇转型的缩影。

陶溪川下定了自己的规矩:不拆一堵墙,不砍一棵树,22栋老厂房和所有工业遗存,全都原样留着。这个决定当时压力巨大:工期翻倍,投入远超预算,人人都盼着能早点看到崭新漂亮的街区。团队的坚持来自一个简单的共识:不能抹掉工业遗产的记忆,那些老墙、老树、老工人人口中的故事,才是文化遗产的根,如果把它们抹掉,所有关于陶瓷工业史的讲述都会变得空洞。

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工业遗产的定义里,非物质价值的传承是核心。老房子修好了,怎么完成“空间更新”到“人的更新”?曾经的宇宙瓷厂里,老一辈工人日夜守着窑炉,为全国人民烧杯子碗盘;今天的陶溪川,主角是年轻人——在校大学生、刚毕业的创作者、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手艺人。他们在这里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创作和生活节奏,十多年下来,3.4万名“景漂”创客聚到这里,带动上下游12万余人就业。多元、跨界,充满未来感,陶溪川成了景德镇独特的文化地标。

今天的陶溪川,属于景德镇,也属于世界。当中外艺术家在这里交流交融,这也就意味着,千年瓷都的过去和未来,正在一砖一瓦间完成对话,相融共生。

(采访:本报全媒体记者钟秋兰)

让创意陶瓷走进生活

景德镇闲云居创始人
口述人:段建平



景德镇闲云居的大门口写着八个字:“传千年艺,创当代美。”从2015年创立这个陶瓷文创品牌,我们便在尝试把古老的景德镇陶瓷拉进更多现代人的日常。

我当初创业的想法很朴素:早期,景德镇大部分陶瓷作品都走高端艺术及收藏路线,离普通人有点远。陶瓷应该能端在手里、看在眼里,利民惠民。我就萌生了做奢而不贵的创意陶瓷的想法。

景德镇申遗的推进和文旅的出圈,让产业风向有了变化。2019年,景德镇获批国家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试验区,整个行业迎来了机遇。传承创新是关键,在产品研发上,我们面临一个选择:是按过去的审美仿古,还是用当代工业设计的手法进行创新?我们选了后者,用当下的生活语言和审美去做陶瓷。

2021年,闲云居设计了一款叫“福如意”的茶器。这款产品的原型,是收藏在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的一级文物——清乾隆青花葫芦纹葫芦瓶。设计团队反复试烧了很多次,既要还原葫芦瓶的形态,又要让它适合日常喝茶使用,还把青花、描金等多种工艺融合在一起。“开则为器,合则为艺”,它成了景德镇首款城市礼物,还入选了首届江西特色伴手礼。

我是比较早提“陶瓷+”概念的那批人,做文创产品,就要把陶瓷和现代文化生活结合起来,让古老的景德镇变年轻。闲云居从最初小规模几百件的订单,做到现在几万件的大单定制化生产,正是用“好的设计、合理的价格”,把陶瓷文创作品送到大众手里。如今我们拥有上百项专利和三千多项版权。

很多时候,用户的反馈让我更有成就感。有外国客人把“福如意”带回家摆在最显眼的位置,通过微信把图片发给我看,说看到了骨子里的中国。来景德镇的年轻人,也喜欢这些具有现代气息和设计感的陶瓷文创,我们推出的十二生肖玲珑系列茶杯、马克杯相伴,成了不少年轻人的心头好。

景德镇申遗成功,也让我有了紧迫感:怎么把申遗成功的红利转化为实在的产业动力?闲云居有1万平方米的制造工厂和全链条的陶瓷生产线,我们想带动周边的手艺人、年轻从业者一起发展。大品牌做产业化和规模化,小工作室做个性和实验性创作,形成互补,把景德镇陶瓷文创的招牌擦得更亮。

景德镇陶瓷不能只靠流量出圈,要让人拿在手里就能感受到千年窑火的温度。陶瓷文化的根不能丢,我希望闲云居的产品能成一座桥,把千年瓷都和大众生活连接起来,让陶瓷文化在年轻一代手里自然传承下去——也许通过一只杯子、一款茶具,世界就能读懂中国。

(采访:本报全媒体记者钟秋兰)

为唐英点一盏灯

景德镇唐英学社社长
口述人:黄清华



2006年,我拖着行李箱走在景德镇古街小巷里,脚下不经意间就能踢到几百年前的古瓷片。这种感觉是很奇妙的。作为深耕元明清御窑与民窑体系的学者,这些年,我沉浸在景德镇陶瓷文化的整理与海外推广中。

当年选择来景德镇,我的目标很清晰。这里不是一个只有遗址的过去式标本,千年窑火至今仍在燃烧,古代窑业遗存随处可见,传统制瓷的精细分工体系,从明清延续到今天仍在运转,但我发现景德镇没有一个专门纪念雍正乾隆年间督陶官唐英的场所。这位督陶官,是三百年来对景德镇瓷业贡献最深远的人,不该在城市的记忆里淡去。2015年,唐英学社正式成立。每年端午节唐英诞辰的系列活动,我们坚持了近十年。

在我看来,景德镇冲击世界遗产最无可替代的核心价值,是它用千年的单一瓷业串联起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研究中,我看到了千年古镇陶瓷文化的许多鲜活细节,更通过与英国东方陶瓷学会等全球顶尖古陶瓷机构的持续联动,把景德镇的最新学术动态推到国际视野中。多年来的交流互鉴,让海外学者透过唐英学社这扇窗口,看到了景德镇民间学术力量的坚持,也让世界不断认识这座瓷都的深层价值。

我坚持场馆免费开放,把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元青花大罐等珍贵藏品借展到市民眼前,让普通人近距离感受几百年前的瓷韵。同时,我带着团队做主题文创,办聚焦明清民窑、外销瓷的小众专题展,把古陶瓷从书斋里请出来,变成市民和游客触手可及的文化养分。至今,我还记得有次瓷片展,有一位老先生连续3天来素描每一片标本;也记得外销瓷展上荷兰访客看到欧洲定制徽章瓷时的激动——这些从景德镇出发,环游世界数百年的瓷器,与当代人有了呼应。

在景德镇生活20年,我亲眼看着这座老城变成如今整洁有序的模样。我喜欢走在路上随时能撞见元明瓷片的这种穿越感,就像当年在昌江边,看见夕阳余晖里嵌在老窑砖上的青花瓷片,一瞬间就让人触到了六百年前的窑火温度。

作为新瓷都人,推广景德镇陶瓷文化不是一句口号。唐英当年能放下官员身段和工匠打成一片,既守传统又敢创新,这份精神至今仍是景德镇陶瓷从业者需要坚守学习的。而我和唐英学社要做的,就是沉下心,把前人的故事讲透,让更多人看见景德镇千年瓷脉里,从未熄灭的光。

(采访:本报全媒体记者钟秋兰)